

日治中期台灣木工藝「產業」的成形
與「用料」上的變化

諸葛正

The Formation of Wooden Craft "Industry" and
the Variation of "Material Using" in The Middle
of Japan Dominion Period

Cheng Chuko

朝陽設計與環境學報
第九期

Chaoyang Journal of Design and Environment
NO.9

日治中期台灣木工藝「產業」的成形與「用料」上的變化

諸葛正

朝陽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

(收件日期：97 年 1 月 30 日；接受日期：97 年 3 月 20 日)

摘要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在於重新建構日治中期時台灣木工藝產業史的整體結構，並逐步解析其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特徵內涵。研究範圍主要集中於日人統治台灣的中段時期（從 1912 年至 1926 年的期間）。研究方法主要是整理日治中期各類歷史文獻、統計報告書、雜誌刊物與報紙中，有關木材材料運用與產業發展資訊的因果關係，然後使用這些相關資訊，解析本時期台灣木工藝產業重要發展特徵的歷史研究過程。主要的研究成果在結論部分會以完整論述的形態呈現，在此則精要彙整出三項重點：1. 本島地產木材逐漸進入木工藝產業中，開始改變本地人對木製品用料的基本認知。2. 木工藝產業逐漸在地化成長，產品風格也逐漸多元混合（洋、日式）發展。3. 台灣木工藝產業的規模逐漸成形，並成為台灣產業中的重要項目。4. 當時外人對台灣木工藝產業、產品的印象雖說並無太大好評，但台灣地方的產業、產品的宣傳與推廣活動仍是日趨熱絡，顯示出外人與本地人對產品、產業印象認知上的差距。

關鍵詞：木工藝產業、工藝史、設計史、家具、台灣

The Formation of Wooden Craft “Industry” and the Variation of “Material Using” in The Middle of Japan Dominion Period

Cheng Chuko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sign,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te Received : January 30, 2008 ; Date Accepted : March 20, 2008)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the paper about the research of the wooden craft industry history in Taiwan. The research mainly consists in constructing the whole annotation structure of Taiwan's wooden craft industry history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Japan dominion era, and gradually analyzes all sorts of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 proces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to collect the relevance causality of timbering exerts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in all sorts of historical document, statistics report, magazine and newspaper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Japan dominion era. And then use the relative information to analyze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history process of wooden craft industry in Taiwan this period. The range of the research is focus on the middle period that Taiwan had been governed by Japan (from 1912 to 1926). Th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four points:

1. The local lumber which has been used gradually in the craft industry in Taiwan changed Taiwanese's basic cognition of the materials of wooden products.
2. Wooden craft industry gradually grew up in local, and the style of the product gradually becam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Industry magnitude becomes concrete.

3. Foreigners had not very big favorable impression on wooden craft industry in Taiwan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 propaganda and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of the industry and products gradually hasten, and these activities influence to expand the impression of wooden craft industry from local.

Keywords: Wooden Craft Industry, Craft History, Design History, Furniture, Taiwan

一、前言

本論文的发展源起於筆者透過研究地方木工藝史之際，所同時蒐集台灣木工藝產業史相關資料整理解析後所得出的成果。

研究範圍主要集中於台灣歷經日人大規模調查，以及已有初步發展基礎（主要是農業範圍）的中段時期（從1912年至1926年的期間）。這段期間正是在歷經日治前期日人各種土地、林野、舊有風俗習慣調查，而對台灣開始深入瞭解掌握之際，也是許多重要事件發生展開的關鍵時期，像是本地木材用料的採伐生產，便是台灣木工藝產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影響特徵（也是台灣發展史在此時期以前未曾發生過的重大影響事件）；至於其他產業、產品形制的各種漸變情形，也是本時期的重要觀察對象。期望藉由上述研究過程建構台灣日治時期木工藝產業史（同時作為與台灣設計史研究領域銜接的起步）的不同詮釋結構，並逐步解析其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重要特徵內涵。

至於在本論文的年代標記上，會運用西元一日天皇紀元的書寫模式記載。且在解讀時因為文獻來源的關係，會出現許多以日本本位思考為中心的論述表達方式。這跟長期以來台灣日治時期木工藝產業史（甚至大多數其他日治時期工藝產業史的相關研究），以中國本位思考為中心的表達方式會有相當不同程度的立場差異展現，除表現在內文說明的敘述外，在特徵解析與結論的敘述方法上也會有所影響。這種寫作模式是一種因應文獻特性所產生的思考方式，其中也無哪種本位思考是為正確的比較用意，或許在文獻運用上因應需求選用史料時，有時會被視為是本文可能的特定「選擇」立場，這部份也可由閱讀者自行檢測判斷。當然史料文獻必然會顯現出一些特定立場（如本時期的文獻主要以日人文獻為主，所以經常會出現日人本位的思考模式用語），而在本文詮釋時會盡可能找尋有相反立場意義的文獻，兩種並陳並相互對照，以判別兩種思考方式上的各自差異，並試圖解讀其可能的相對性意義。

而本論文中所述木工藝產業，則泛指各類以木材為主原料所形成的製品製作之產業類別。舉例而言，如家具、佛像、木製器具等相關行業。不過在進入日治時期後這些類別名詞的使用與分類統計開始有各自發展的傾向，這也會在本文中隨論述需要進行逐一解釋。因為本論文的研究對象，並非只單純針對單一產業（如家具、雕刻產業等）而論，故非常需要一個更全面性的集合性名詞來代表文中的所有研究對象。而使用木工藝產業一詞，是因為舊有的「木工工藝（日治時期已有的名詞，範圍較為限縮，專指跟木工技術有關項目）」一詞無法包括所有木類屬性的產業項目（如雕刻業等），才產生出使用此較能含括整體的集合性名詞思考。而且日治時期的台灣其實已有「工藝產業」的名詞用法存在，約略等同於現今對「工藝產業」一詞的定義用法，而台灣則是近代才又開始較為頻繁的使用此一名詞，遂可能容易被誤解為這是現代用語。在本論文中使用此名詞，其主要用意也只是希望以此統合性名稱，來代表當時所有木類屬性產業項目的代表用語，並使閱讀者較易理解文中所述對象所涵蓋的範圍。

研究方法主要使用歷史研究法，希望透過對歷史的積極回溯，思考前人生活器物文化產生的原因與延伸發展的軌跡與特徵，以進行傳統生活器物文化史發展上的初步奠基。研究重點主要依據史料與文獻中所呈現與台灣木工藝產業資料之各面向有關的發展實貌解讀為主要核心。而資料取用來源，大部分皆來自於國家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林務局林業圖書館、國史館（前省文獻會）、台灣大學圖書館、台大人類學系圖書館、國立台中圖書館、日本千葉大學圖書館之戰前與戰後資料區、各日本大學所典藏能搜尋得到之有關日治時期所出版、面世的原始資料（應該也可說是原件、第一手的文獻），其中包括正式的政府出版品（所有研究日治時期歷史者經常性的使用資料）、民間組織出版報告、書籍文獻、最大且可說最重要的當時唯一報紙（台灣日日新報）、雜誌刊物等各種文獻類別。這些典藏資料可說是已大幅度包括日治時期，台灣或日本所出版的

各種跟台灣有關係的資料來源。而本研究蒐集其中跟木工藝有關的資料進行抽出整理，以作為本研究各項立論根據的使用來源。像是地方志書（如各州廳志）、各類叢書（如民俗舊慣調查、台灣木材產品、展覽會資料等）、統計報告（如台灣總督府統計書、各州廳統計書、各類商工統計書等）、廠商資訊（如工廠名簿、廠商簡介等）、報紙（如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報等）、雜誌（如帝國工藝等）都是主要運用的重要文獻類別。

二、日治中期的社經背景簡述

從清治後期渡台匠師逐一各地定居之後，台灣本地各項木工藝產業便開始發展與擴張。而日治前期台灣在歷經統治者的殖變之後，台灣本地在材料輸入依賴上開始轉向日本本土，也開始從日本本土陸續引入日式、西方式的產品介紹，以及西方式技術與教育模式導入上的傳承形式變化影響，這些變化雖仍未在此時期的對外展覽中看出較大成效（此時期的展覽內容多半以展示台灣既有物為中心，以宣揚日本統治台灣的政績），但當這類展覽陳列與相關的組織活動持續延續下去之際，必會對接下來日治中後期所討論的相關內容產生新的變化影響。

從日治前期的政治轉換調適期間轉進入本時期，則又是治理風格開始轉變的時期。政治上的治理，通常會提及的是本時期中段（1919年前後），台灣由武官總督轉換成文官總督治理的風格上改變。不過在社經背景上的幾項重要影響大事，反而多半像是發生在台灣以外，如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最後參戰，屬於戰勝國一方），戰爭、經濟不景氣對中日兩國的影響，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台灣本地各項產業是有其影響能力。至於台灣本地所發生值得提起的重要事蹟（大事記），反倒是文化藝術上的事蹟，像是1920年（大正9年）黃土水（第一個台灣代表）入選日本帝國美展、1921年（大正10年）連橫出版臺灣通史等。

因此這個時候，從日本本土文獻對當時的社經背景，或是從當時日本設計史的重要相關論述中，其實可讓人從不同角度中理解大正時期對日人的意義，而這或許也可視為當時的一種社會氛圍詮釋。且也可藉此瞭解，台灣開始使用「工藝」、「工藝產業」名詞的可能起源。

其實一些國際設計史書中經常提及的較大事件，在日治初期時便已相當頻繁。像是1900年（明治33年）前後的美術工藝運動、1907年（明治40年）的德意志

工作聯盟、與1908年（明治41年）美國T型福特車大量生產開始等事件；在日本本土則有三越為首的百貨店興起、洋酒化粧品工廠的出現、與現今已相當著名的工藝設計相關學校前身之設立，如1889年（明治22年）的東京美術學校（現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工藝科與圖案科（1896年—明治29年）、1899年（明治32年）的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現東京工業大學）、1902年（明治35年）的京都高等工藝學校（現京都工藝纖維大學）等較受矚目事件。上述這些事件在進入大正時期後，除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能讓日本開始躋身列強外，大正時期對日本設計界而言，也是設計意識普遍高漲的代表性時期。以1914年（大正3年）東京車站完工、寶塚歌劇出現為分水嶺，當時有關都市、女性、大眾、裝飾的思想皆開始興盛。在明治時期與「美術」一詞仍混在一處的「設計」，於此時期也逐漸分化出「圖案」與「工藝」兩個領域。後來1917年（大正6年）以後，更有「工業」、「經濟型工藝」、「美術工藝」等細項思考的分化展開，1921年（大正10年）時所設立的東京高等工藝學校（現千葉大學工學部前身）的出現便是「經濟型工藝」的象徵代表例之一（竹原あき子，2003）。大正時期對日本設計界而言，是其走向成熟發展的關鍵時期。而將「工藝」與「產業」意涵結合（經濟型工藝），那也是一種與「工業」一詞共同平行發展的認知（其中當然也有連日人都無法輕易區別的模糊地帶存在）。而當時開始的「工業」、「經濟型工藝」、「美術工藝」等詞的獨立分化思考，似乎也間接對本文接續所欲討論的台灣木工藝產業之產業特徵定義使用，有著良好的參考指標作用（也可視為台灣本地「工藝產業」名詞定義使用認知的大致起源）。

以下兩章便從木工藝產業的「用料」變化（與貿易輸出入關係），以及各項產業統計調查報告、報紙、展覽、與宣傳推廣活動中所透露出產業的「成形」想像，這兩項主要探討重心展開討論。

三、日治中期台灣木工藝產業的「用料」變化

與前期相較，在日治中期台灣木工藝產業發展史上的最重要特徵，應該便是木工藝產業用料開始注入新血—「檜木」此一認知的出現。且這也對後來的台灣木工藝產業匠師，與使用木製家具、器具消費者之認知產生影響。而這認知的最初醞釀源頭，便是來自於此時期。

3-1 台灣地產檜木「用料」的開採源起

從清代以前中國大陸的相關木工藝用料研究論述中便可得知，中國傳統的木工藝產品（尤其是家具）的製造原料一直是以櫟木、榆木、松木、楠木、紅木類的紫檀、花梨、酸枝，烏木類的雞翅木等用料為中心，舉凡大陸著名學者，如王世襄等人士所著專書（如明式家具珍賞-1987、明式家具研究-1989等，王世襄，1987），或像林作新於2005年9月木工家具雜誌上所著「中國傳統家具的原材料」（林作新，2005）一文中的中國傳統家具用料記載上皆是如此。但根據田野訪談的經驗中得知，其實台灣本地製作傳統家具形式的匠師所認知的台灣上好木料，或者說第一個便會想到的材種其實通常是檜木，上年紀的長者對傳統家具（尤其是嫁妝用的床、櫃等）的材種認知也是以檜木為首，而且還是以台灣檜木為首的檜木材種。檜木材種的形象幾十年來其實已深植於生產者與使用者（較長年齡層的使用者）的認知中。這形象的建立並非由中國原鄉既有的用料文化中所傳入，反而是由當時台灣本地原本便已蘊含的豐富檜木材種基礎，以及日人所帶入的使用認知與開發腳步等多方因素所合力促發而成，並逐漸累積至今，形成今日所得見的現象。故本章以下所探討的重心，便是當初這台灣木工藝產業用料使用變化的原點，這原本日人的使用習慣血統如何逐漸影響與發展的過程解析。

全球檜木種類主要有7種類。分佈於北美加拿大、美國東西太平洋、大西洋沿岸（3種），以及太平洋西邊的日本（2種）與台灣（2種）。台灣的檜木是台灣特有種，稱為台灣扁柏（*Chamaecyparis taiwanensis*，日人稱 Hinoki），與台灣紅檜（*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日人稱 Benihi），主要分佈於海拔1300公尺以上的台灣高山中。在早期清代時期因為中國傳統用料習慣中未曾使用過，以及當時清人在台灣統治時只及於平地開發，林業只有樟腦採伐項目（後期才有少量伐材，但也未進深山），相對地深山中皆是蕃人（原住民）的居住管轄區，平地居民尚無緣進入，更使得台灣的高山林種未曾受到注意。這情形直至日人開始治理台灣，為求全面掌握所展開的各種土地、林野調查徹底清查之後，才見改變。對日人而言，檜木是自古以來便已長年使用，在其本土與日本柳杉並駕齊驅的高級建築、家具用材料，像現存世界最古的木造建築世界遺產「法隆寺」、著名的「伊勢神宮」等皆是用檜木造成，故日人有「杉木是庶民大眾之木、檜木是貴族高級之木」（成田壽一郎，1995）的形容表現。所以日人在統治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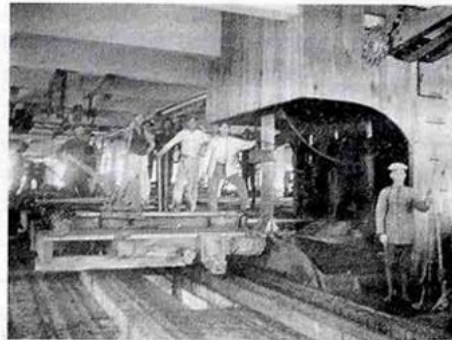
發現台灣蘊藏著豐富的檜木資源後，自然加以積極利用開發。所以至明治時期後期時，日人便已多次在中部地區，尤其是阿里山、糖大山一帶進行檜木林考察。在確認阿里山山區一帶富含檜木藏量後，遂陸續開始建立伐林單位，開始開發台灣的高山林業。台灣最有名的三大林場，阿里山林場（1912年，大正元年）、八仙山林場（1915年，大正4年）、太平山林場（1916年，大正5年）便是於大正時期之初開始營運，以下便從「臺灣日日新報」的連續相關記載中，一窺當時的發展究竟。

自1912年12月（大正元年）阿里山林場正式採伐營運開始之後（圖1），除前期從日本輸入這管道之外，台灣也開始擁有在地生產能力，台灣檜木也終於正式躍上舞台，逐漸開始吸引用材人士的目光。像是1914年（大正3年）3月13日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1914）（圖2）便報導「檜材販賣開始」：「在嘉義阿里山作業所的製材所已經宣告竣工，其後諸般準備持續中，本月中伴隨著機械試運轉，將著手進行製材試驗，從五月開始因應島內需求將開始發賣檜材，…根據當局者所表示判斷，以往只有對內地（日本本土）試賣高等材料，而普通建築可用的材料今後也將開始供給販賣，…」，其中除表示台灣檜木的正式對外販售即將展開，檜木即將開始進入民眾的生活中等意涵外，也可窺知一開始檜木的使用習慣確是受到日人的需求所影響，所以高級材料要試賣也是運回本土去賣，而與本地無直接買賣使用上的牽連關係。

當然，台灣自產檜木既然要開始販售，對外進行宣傳推廣自然是接下來的必要工作。同年度年末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1914）上就有以下連續兩天的宣傳推廣報導出現，如11月14日所報導的「阿里山作業所」：「…俗稱阿里山產的 hinoki 有兩種，一種跟內地所產的扁柏是同一樹種，另外一種稱作紅檜，這些樹材可當作建築材、土木材、船艇材或器具材使用，…」，以及11月15日所報導的「阿里山作業所（二）」：「…hinoki 的木材需求阿里山可滿足，價格又相對低廉，足可向天下誇耀，扁柏材用途廣泛，從建築、土木、船舶、器具，以至裝修等皆能使用…，紅檜…，價格比扁柏稍微便宜，一般當作建築、土木用材，…」，可以得見當時為推廣台灣阿里山出產檜木對外順利銷售，所進行詳加介紹宣傳的用心。且這類宣傳也等於是台灣本地匠師、消費者對檜木認知教育的開始，台灣檜木的材料優點、適用範圍等也就如此一點一滴地成為當時本地人對木製器物用料上的新知識。而相關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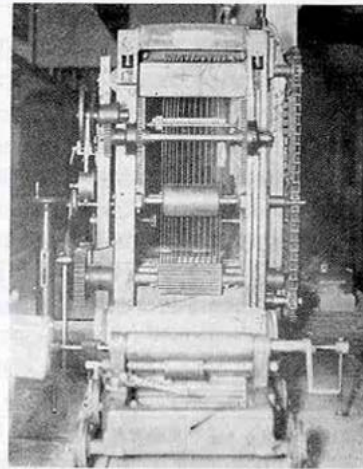
阿里山鐵道運材



嘉義製材工場九呎帶鋸機



嘉義製材工場蒸氣橫切鋸機



嘉義製材工場大割盤鋸機

圖1 阿里山製材所各類製材機械、製作與木材運送場景

資料來源：營林局事業一斑，1916，照片頁



圖2 阿里山作業所檜木販賣開始報導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14.3.13 (2版)

很快就出現，隔年1915年（大正4年）4月5日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1914）」上就有「阿里山材與建築界」的報導：「阿里山作業所，自發表賣出木料，所有各官衙新築用材，均指定以阿里山檜，代內地杉木之用，但該作業所之供給材料，現在其力甚弱，且各種鋸材，亦不合各方面建築之用，包辦建築界每為此工事遲延，頗抱困難之感，…」，由文中可以看出，在當時為推銷台灣檜木的本地購買使用，雖是採用官方指定方式進行，但因為產量一開始不可能太多，供給量始終不敷需求量的索求，不過仍可從中探知台灣檜木使用氣氛的逐漸熱絡趨向。由此也可看出檜木這類被日人視為「高級木材」的材料，一開始主要仍是以官廳等重要

日人公務機關購買使用為主，而不是馬上便成為本地人的用材習慣認知。雖說此時期還大致只是停留於官方的提倡使用階段，但其實如果在不違背一般使用者的既有習慣下，必然會逐漸影響與改變本地人士的使用思考（逐漸接受並成為習慣），這部分至日治時期終結為止，倒是都未曾出現過相反情形的認知案例。不過由此也可得知在當時無論如何，台灣地產檜木的使用認識推廣，在官方主動使用的情形下，對其之普遍認知也正在台灣社會中快速成長的事實。

有前面的基礎，1915年（大正4年）八仙山林場、1916年（大正5年）太平山林場的生產陸續展開，1917年（大正6年）2月24日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1915）」遂有「搬出新檜材」的報導：「臺中廳八仙山前採伐之件，其一部將於此一二日內運到土牛庄，…，又流出宜蘭廳濁水溪檜材，現在途中運搬，再短若干日可出宜蘭街，…，營林局現為各面多到定購頗為應接不暇云」，得知另兩大林場的生產檜材也逐步推上賣場，並且銷路頗佳，足見檜木使用習慣已開始全面深入台灣社會的使用習慣之中。之後大正中期時就開始陸續出現實際使用案例的報導，像是1917年（大正6年）6月25日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1916）」有「木造船船建造」介紹使用阿里山材建造木造船與促進本島海運業的說法；1918年（大正7年）1月18日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1916）」也有「製艦與本島檜」報導「本島檜材，初充建築，降用製艦，如此趨勢，真好現象云」；至於1918年（大正7年）8月10日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1918）」有「阿猴神社工事」報導「…屏東公國北方鄰接地所建設的阿猴神社，…，是亦以阿里山及八仙山產材為主，…」，顯示台產檜木已開始運至台灣本地的建設工地上；1918年（大正7年）9月10日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1918）」則有「籌運神宮用材」報導「鈴木商店，為來十二月至翌年四月，輸送大赤阿里山檜材（明治神宮所用）起用，…」，突顯出產檜木已深受日人肯定，並已開始直接運用在日人重要建築工事（明治神宮）上。以上四例可綜合得出產檜木處在對內對外皆大力宣廣的情形之下，其陸續開始運用的發展軌跡。而這同時也表示出，檜木畢竟是被認知為「高級用材」，所以一開始在本地的使用範圍，仍大部分不脫離重要的建築工事（日人為主的使用建物），或者船艦製造用材的使用範圍中。

3-2 現地材料使用與產品製造間的各種象徵與對應關係解讀

雖說本島檜材已經開始採伐販賣，但至1920年（大正9年），約已有近10年左右的宣傳發展之後，一般民間用材仍多半還是延續前期以來的使用習慣，而未曾有劇烈的變化產生，只能說是各項用材說明文之間，逐漸開始出現檜材的相關敘述，但這其實也表示檜木正逐漸開始進入台灣社會生活中的事實。綜合檜材以及此時期其他材料使用用途與產物之間的對應關係，整合如表1所示。由此可一窺在進入大正時期10年之後，檜材開發發展後的台灣用材實景。在此將以日人觀點與本地人觀點的史料分列並陳，以當作整合與對照比較之用。日人觀點資料（含官方與民間出版物）主要引用「本島用材（建築及器具用材）及薪火材之供需與造林獎勵（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務課，1918）」、「臺灣風俗志（片岡嚴，1921）」、「營林局事業一斑：林業要覽（臺灣總督府營林局，1916）」；本地人觀點（民間出版物）則以連橫所著「臺灣通史（連橫，1921）」一書為主（註一）。

由表1彙整結果可知，確如上段所述，日人與本地人的觀點基本上無太大差異，材料用途也與長期以來的既存觀點類似，從福州杉至烏心石、肖楠等，都還是所有人皆能持續認知的常用材料。日本柳杉（輸入為主，建築材）與楠木（器具材）等對應關係也仍同前期一般。只有檜木（輸入與自產）的出現，逐漸開始替代一部分的房舍建築材料使用，而漸進融合進入台灣本地社會的用材習慣中。而如前段幾例所述般，檜木正經由做為建屋（主要）、製器用途，以進入本地人的認知之中，所以如本地人士連橫所著的「臺灣通史」中，也開始記載此項材料的名目與其功用，這可是一項前期未見的新變化紀錄產生。本地人對檜木的認識是因為前述的時空背景促成下，至此時期，且只有在本地（因為非中國大陸原本所有），才得以養成而出的習慣。趨勢的改變在台灣是自然漸進發展，但認知的原始影響導入卻來自於日人所帶入的使用觀念。且這時期用料變化上的特徵，不是強調替代式的轉變，而是強調在已傳入的中國大陸用料傳統中，融入新材料使用習慣的融入性特徵。

時間進展至大正後期時，台灣各大林場的開發業務逐年蒸蒸日上，而對台灣自產木材的宣傳更是不遺餘力推廣，檜木使用的認知範圍也因此逐年擴增。利用性的增強走向，會更加容易促使其認知度的增加，所以當1925年（大正14年）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營林所所出版

表1 1920年前後日人與本地人的木工產業用材用途對應關係之觀點彙整比較表

材 種	日人觀點		本地人觀點
	主要使用範圍	具體標的物	具體標的物
福州杉	本島人用建築材	房舍、祠廟、棺材、橋樑材、土工用材	
日本內地產柳杉	本島人用建築材	公衙事務所、日式房舍	
台灣檜木	本島人用建築材	公衙事務所	建屋作器
山杉	本島人用建築材		
百日青	本島人用建築材		製几榻
楠仔	本島人用建築材	家具、箱	為用極廣
竹類	本島人用建築材、器具材		製几榻、器具
烏心石	本島人用器具材		製器
肖楠	本島人用器具材		無描述
苦苓	本島人用建築材、器具材	家具、木材、木屐、薪炭	製器
茄冬	本島人用建築材、器具材		製器
樟		樟腦	樟腦、船材、器具（臭樟）
櫟			造車

表2 台灣材一書中所顯示 1925 年（大正後期）當時的台灣木材之用途與種類（含使用例）

用 途	種 類	使用例
神社、佛閣建築	扁柏（Hinoki，神社佛閣之最上等材），紅檜（Benihi），香杉（中國南方之常用材）	明治神宮（大鳥居等）、檜原神宮、宮地嶽神社、宮崎八幡宮、湊川神社、刀木神社、朝鮮神社、東福寺、永平寺、相國寺
優美建築	扁柏、紅檜、香杉（學名：Cunninghamia konishii）（茶室、書齋、寺院等之裝飾用材），亞杉（台灣杉，學名：Taiwania cryptomerioides）（茶室之柱、天花板、棚、紫櫨的代用品、家具材），柯（台灣鐵杉，學名：Tsuga chinensis var formosana）（僅次於檜木之裝飾用材）	久邇宮御常殿
需要堅牢、耐蟻、耐久之建築	扁柏（枕木、電柱、船艦材、建築材、土木用材），紅檜（建築材、土木用材、車輛材、造船材），亞杉（樑、小屋組材），香杉（建築材）	扁柏丸（1916年8月下水）
高級且低廉之建築	紅檜（臺灣用，和福州杉同價），亞杉（建築材、土木用材），柯（建築材），姬小松（學名：Pinus pentaphylla）（海軍工廠用材）	
優良家具、建材、用具材	扁柏（和式家具、西洋家具、窗框、學校用器具、運動用具），香杉（建材用具材、家具材，與屋久杉同是良材），紅檜（普通家具材，價格較廉），亞杉（建材用具材、家具材，與神代杉、屋久杉、紫櫨同是良材），柯（長尾尖櫨，學名：Castanopsis carlesii）（洋風家具材、度量衡用材、運動用具材）	
家具、裝飾、用具、度量衡、車輛船具用材	櫟（赤皮，學名：Cyclobalanopsis gilva）（度量衡具材、車輛材、船具用材），柯（車輛材、家具材，船內裝飾用材、度量衡吊桿材、運動用具材）	

資料來源：台灣材，1925，pp.1-9。本研究整理。



圖3 本時期使用台灣檜木製造的成品例（明治神宮、久彌宮御常殿、烏柏丸）

資料來源：臺灣材，1925，pp.1-9

的「台灣材（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營林所，1925）」一書之介紹內容，清楚展現檜木增加的可利用範圍之時，其實便再度說明官方欲使社會大眾，對檜木的使用功能性增加、使用範域增大之發展走向，能夠加以注目之重要訊息顯露，而這其實也是對台灣總督府的治理實績有正面貢獻意義的一種宣傳方法。

以下便利用筆者原發表於「設計學報（諸葛正，2003）」的相關內容與照片，再做一簡要描述（表2、圖3）。由表2整理內容中可知，台灣各大林場所採伐的樹種，至此時期已能取代部份以往輸入木材所能扮演的角色，轉而成為台灣木工藝產業的用料要角。這其中台灣檜木比起1920年前後的史料所示，主要用於建築材料用途上的記載，本書中則已更明確表達出檜木也可用來當作優良家具材、建材、用具材（項目則包括有和式家具、西洋家具、窗框、學校用器具、運動用具）等多樣性用途發展能力，可說是檜木藉其與生俱來的優異材質特性，與多樣化的利用價值，開始跨入台灣木工藝產業中，而成為台灣木工藝產業用料王者的第一步。檜木開發初期所留下的實際事蹟，如圖3所示的日本明治神宮等，有些都還是現今仍可考證，且受世人矚目的重要文化遺產，連同3-1節最後四文獻的說明，皆直接表示出當時檜木的開採在台灣木工藝產業用料發展史中，確是一項前所未有之重大影響脈絡的開始。

四、從貿易輸出的資訊中理解用料、產品需求的發展趨勢

檜木開採對當時的台灣木工藝產業之發展影響非常深遠，這從材料輸出的資訊中也可顯示。日治前期本地產業發展仍在草創階段，所使用的生活用品相當程度的依賴國外輸入品是理所當然的事。台灣本地木工藝產業在此之前的用料與產品（主要指較高層次等級者），

皆仍依靠中國大陸（清治時期），以及日本（主要以進入日治時期後）兩地域。本地產業工廠雖已有自製生產能力，但仍未臻可輸出規模；而隨著本地人口逐漸回穩，以及需求與產業逐漸成長的趨勢帶動下，對輸入的需求也逐漸增加。

此處引用擁有當時最完整統計紀錄的「台灣總督府統計書（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1911-1926）」，從其相關貿易輸出入紀錄整理中，比較與前期的差異，以及本期中所發展出的相關重要特徵（表3、表4）。

表3為日治中期時，由日本以外的外國輸出入台灣的木材、家具、木製品的相關記載，表4則顯示相關記載項目與日本本土的貿易往來紀錄。虛線以上部份則是摘取前篇明治時期的各項目頭尾年份數字並列以便比較。首先從表3與表4的左邊第一欄輸出國外與日本的木材與板數值來看，可以發現進入大正時期都有輸出漸增的趨勢且快速增加。這其中值得玩味的是1912年（大正元年）起檜木記載的首次正式躍上輸出木材種類中，這當然是阿里山林場於本年度正式開採後的實績展現。檜木在輸出國外（以中國為首的輸出地區）的比例上，雖未過半卻也佔有一定比例，跟台灣原產慣用已久的楠木輸出並駕齊驅；相對而言，台灣檜木的發現與使用本來就是日人所主導引發，所以大部分的生產額皆直接輸出至日本本土（皆佔有至少6成比例，大部分甚至到達7、8成以上的輸出值比例），從大正中期（1916年前後）開始數值更有飛快成長的趨勢，這說明日人喜好檜木，且因為大量需求之故而從台灣購入之舉。至於左邊第二欄輸出、輸日的家具數值幾無紀錄，可以想見當時台灣的木製家具產業部份的產值，尚只能提供內銷，而無力外銷（或者說產品品質也仍未臻輸出水準），故此部分幾乎皆無輸出紀錄。倒是木製品部分的輸出紀錄至大正時期時，有微幅上升的趨勢出現。

對照於輸出數值，從國外、日本本土的輸入值，承

表3 台灣日治中期（日大正時期）的木材、家具、木製品的輸出入數值

單位：圓

	輸出國外木材及板類數值	輸出國外家具數值	輸出國外木製品數值	國外輸入木材及板類數值	國外輸入家具數值	國外輸入木製品數值
1896年 (明治29)	614	無紀錄	無紀錄	219,407	5,588	5,293
1907年 (明治40)	15,490 (檜楠、其他)	1,494	2,436	430,725 (柳杉、其他)	無紀錄	29,635 (桶、盆、鍋蓋)
1911年 (明治44)	16,818	無紀錄	3,218	578,549	無紀錄	43,974
1912年 (大正元)	27,098 (桶、檜 23.57% 阿里山林場，首次出現)	無紀錄	4,131	705,267	無紀錄	34,864 (中國鏡台、桶、盆、鍋蓋等)
1913年 (大正2)	32,262	無紀錄	3,732	634,571	無紀錄	30,585
1914年 (大正3)	27,678	無紀錄	5,070	466,469	無紀錄	34,154
1915年 (大正4)						
1916年 (大正5)	105,125	無紀錄	24,762	443,798	無紀錄	36,075
1917年 (大正6)						
1918年 (大正7)	45,591	無紀錄	37,645	1,058,079	無紀錄	48,501
1919年 (大正8)	34,787	無紀錄	15,904	1,776,053	無紀錄	49,918
1920年 (大正9)	20,604	無紀錄	10,338	2,604,806	無紀錄	50,549
1921年 (大正10)	43,562	無紀錄	8,140	2,248,325	無紀錄	101,251
1922年 (大正11)	67,179	無紀錄	20,289	2,147,343	無紀錄	65,334
1923年 (大正12)	141,309	無紀錄	9,109	2,352,100	無紀錄	56,758
1924年 (大正13)	207,762	無紀錄	20,051	2,698,746	無紀錄	47,625
1925年 (大正14)	160,303	無紀錄	14,690	1,815,133	無紀錄	37,657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第十四統計書至第三十統計書之貿易篇，1911-1926，本研究整理。

繼於明治時期以來的外地依賴特徵至此時期仍是可見。相對於在地生產、然後輸出的台灣本地產值而論，輸入的數值可就要大上好幾倍。像從日本輸入的木材數值雖只大致維持平盤，從國外其他各地的輸入值可就快速成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以後有著暴增

的好景氣，大大增加輸入木材的數值便是一明顯例證。至於其他器物方面，家具輸入大致上只有日本方面的少量數值（只有日式的家具輸入）；而木製品方面則從國外、日本皆有輸入值記載，但仍是以日本本土提供佔較大比例（這或許也是反映在台日人的需求上）。其中從

表 4 台灣日治中期（日大正時期）的木材、家具、木製品的日本內地輸出入數值

單位：圓

	輸日木材及板數值 (含檜木所佔比例)	輸日家具 數值	輸日木製品 數值	從日輸入木材 及板數值	從日輸入 家具數值	從日輸入 木製品數值
1900 年 (明治 33)	1,448	無紀錄	無紀錄	1,220,449	1,765	無紀錄
1905 年 (明治 38)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1,189,400	23,692	12,482
1911 年 (明治 44)	105,906	13,891	1,827	2,577,315	60,983	179,226
1912 年 (大正元)	66,579 (檜 79.8%、楠)	無紀錄	5,367	3,470,873	87,723	265,501
1913 年 (大正 2)	102,222 (檜 62.9%、楠)	無紀錄	6,384	3,002,171	100,375	279,883
1914 年 (大正 3)	188,239 (檜 94.3%、楠)	無紀錄	8,037	2,096,555	64,528	315,774
1915 年 (大正 4)						
1916 年 (大正 5)	695,788 (檜 93.7%、楠)	無紀錄	25,318	1,667,950	52,470	203,935
1917 年 (大正 6)						
1918 年 (大正 7)	651,515 (檜 81.8%、楠)	無紀錄	18,411	2,847,790	71,391	195,871
1919 年 (大正 8)	570,862 (檜 82.5%、楠)	無紀錄	31,424	1,911,586	123,068	332,432
1920 年 (大正 9)	1,467,663 (檜 91.8%、楠)	無紀錄	82,773	7,189,796	170,219	438,398
1921 年 (大正 10)	585,717 (檜 84.9%、楠)	無紀錄	80,454	4,004,214	無紀錄	578,013
1922 年 (大正 11)	1,752,950 (檜 82.4%、楠)	無紀錄	130,577	1,926,474	無紀錄	615,419
1923 年 (大正 12)	3,326,867 (檜 77.2%、楠)	無紀錄	75,218	1,358,242	無紀錄	546,190
1924 年 (大正 13)	2,068,828 (檜 65%、楠)	無紀錄	148,237	968,601	無紀錄	417,565
1925 年 (大正 14)	2,800,767 (檜 79.4%、楠)	無紀錄	84,173	2,676,816	無紀錄	500,48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第十四統計書至第三十統計書之貿易篇，1911-1926，本研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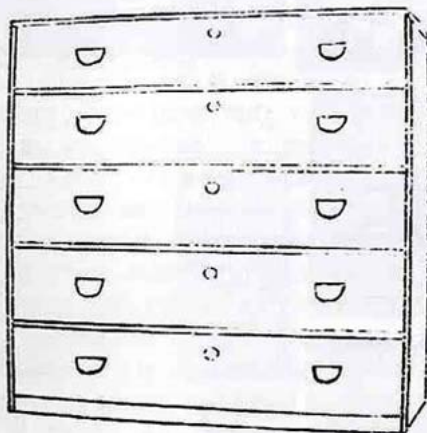
國外輸入部分中則記載著中國鏡台、桶、盆、銅蓋等實質的進口項目類型，也適時反映出本地人也還保持著傳統的器物使用習慣，所以仍會從中國本土購置進口少量中式木製器物。而從日本輸入家具方面的明確記載，則有如「木材ノ工藝的利用（農商務省山林局編纂，1912）」一書中所示，像是「大阪簞笥（櫃，如圖 4）」，以及「大阪唐木（黑檀、紫檀、花梨等）家具

（以桌、台類為主）」等項目，皆在當時由日本大阪市運賣至台灣。

總之整體而論，大正時期的輸入總值仍是數倍於輸出總值，反映著台灣木工藝產業雖已有一定的發展規模，產業所使用的木材用料、一般民眾所購買使用的木製品之內需市場，仍是相當程度依賴外地的進口支援，而未臻自給自足境界。與日本本土貿易往來熱絡的情形

圖四十三第

筒簞袖小



圖五十三第

筒簞襠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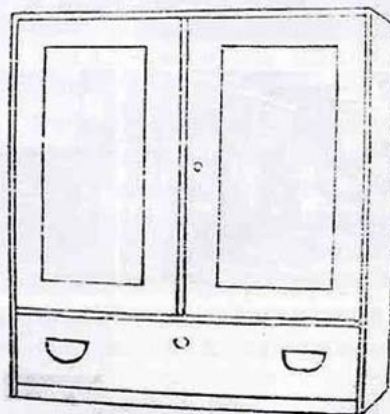


圖4 從日本大阪市輸入日式大阪單筒家具圖樣

資料來源：木材ノ工藝の利用，1912，p.305

同時也顯示出台灣與日本本土之間經貿關係的緊密連結程度，其中也包含日式（混合洋式）形式器物的大量輸入，而這便促使本地使用器物風格的日化（洋化）腳步更加成長。

五、日治中期台灣木工藝產業的「成形」與「印象」

5-1 各項產業統計調查報告與報紙中所透露出產業發展訊息的綜合解析

前節所述的輸入產品是日治中期生活使用場景中的要角。雖然至此時期為止，日人統治台灣已有20年以上時間，但本地人一般家庭的生活使用家具習慣仍無太大轉變，類同於以往清代的使用模式，這從1916年（大正5年）所出版的「台灣事情（臺灣總督府編，1916）」一書中所示，「木工—本島（台灣）式家宅構造與內地（日本）迥異，本島人使用家具較多（相對來說日本在台人士本來使用家具的習慣較少），其需求有日益增加的趨勢，近日以來在台日人為經營家族生活，而逐漸增加使用家具的傾向，故製造業者數也成長較

多，如大正3年（1914年）之工場戶數756戶（此數目應為筆誤，經查證臺灣總督府統計書詳細資料顯示，總數為765戶，詳見後段表5所示），產品產值49萬圓，此等製品盡皆手工製作，單只應付島內所需，還未有大發展…」，可以清楚得知至此時期的本地人仍保持既有生活習慣，使用家具情形比當時的日人還多。而日人也隨著居住於台灣入境隨俗，開始出現使用家具的趨勢成長。伴隨著家具需求的增加，本地的木工藝產品製造業者必會因應需求而逐漸增多，木工藝產業的規模也必因此而逐漸擴張（實際上此時全台已有765戶），這便是台灣本地木工藝產業規模發展的一大促因。

至於日式家具、建具隨著日人的移居台灣，自然也逐步跟著進入台灣本島，並成為台灣木工藝產業數量統計類別裏的一份子。1916年（大正5年）以前皆還以手工製作木製家具為主，但至1921年（大正10年）時，就已有機械化規模製造日式家具、建具的工廠在台灣出現，其實例便如下所示之1921年（大正10年）發行的「合資會社臺灣木工場型錄（合資會社臺灣木工場，1921）」，其中包含著有關工廠的簡介文字、照片與插圖（圖5），闡釋著當時台灣木工廠形式的一種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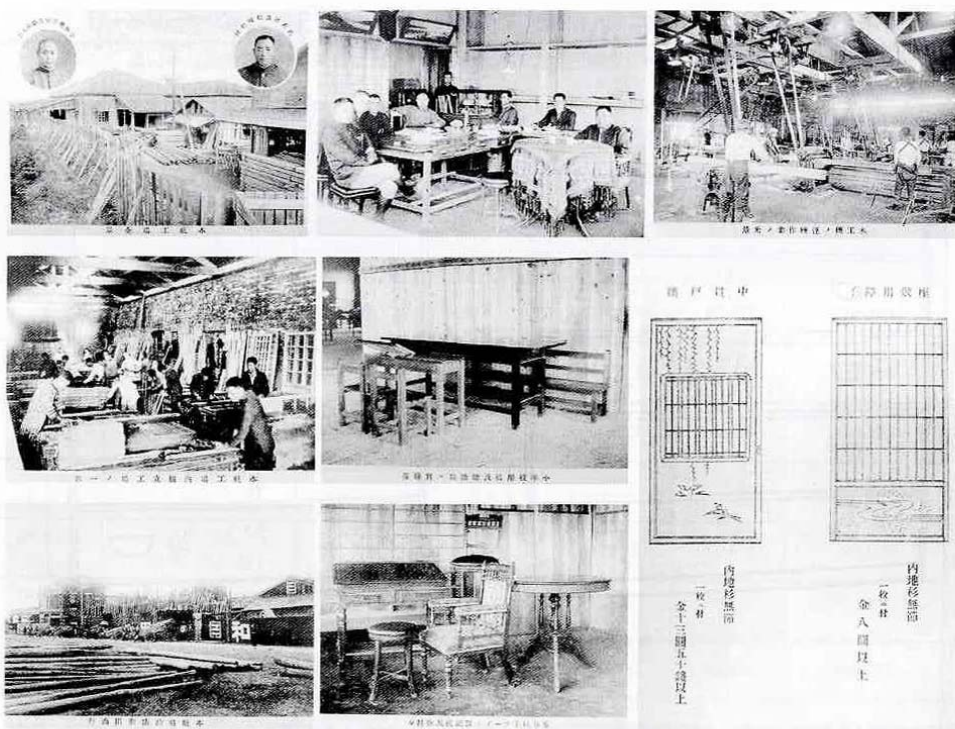


圖 5 型錄簡介中的工廠景觀與各類產品樣式

資料來源：合資會社臺灣木工場カタログ，1921，pp.1-18

這間工廠在簡述中主要談及建築事業是為造福人類社會進步，與文明有密切關係，肩負著國家發展的重大使命，所以該社藉由機械化力量的加工作業，進行低廉與迅速正確的產品供給，以為國家社會做出重大貢獻。至於第一列與第二列左邊兩張照片皆是當時這工廠的內觀與操作各項實景，可看出的是規模甚大，機械化與生產線模組流程化也極為徹底，這就算在當時，甚或後來一、二十年以後的台灣，恐怕也是少有少見的工廠規模。至於當時的產品形式，主要應該是以右下角所示的日式建具（日式門、窗）之製造生產為主，而該型錄中的後半部約 16 頁左右，也都是列示著這一類形式的日式建具產品（這裏限於篇幅只陳列其中一張）插圖，表示這些日式建具確實是該工廠的生產主力，也表示在當時台灣本島，已有日式建具的產品需求出現。最下列的兩張照片，當然也是該工廠除日式建具以外的木製生產產品，左下角的小學課桌椅，是該社的當紅產品，經常供不應求；至於下列中間圖片所示的日洋混合式家具，則可看到前述曾提及的各類混合式家具之產品風格特

徵。由此例可以得知台灣本地的木工藝產業，在此時期終有如同上述經營規模的工廠出現，雖說本時期的民間需求量部分仍得依靠外地物資輸入，但部分需求量已開始可由本地木工藝產業工廠進行供給，這也是本地產業規模「成形」的一項徵兆。

在談及前面各種產業「成形」的徵兆案例後，接著還是以有關木工藝「產業」的正式定義運用與數量統計數字明顯出現的文獻，來進一步實證產業「成形」的意涵。

首先，在 1921 年（大正 10 年）時所出版的「臺灣通史（連橫，1921）」中，連橫第一次替台灣的工藝產業作「工藝志」，其前言述及：「吾讀考工記，而知古人制作之精也。…以為形而上的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秦漢以來，史家相望，而不為工藝作志，余甚憾之。…是故周公之指南車，公輸子之飛鳶，張衡之渾天儀，諸葛亮之木牛流馬，藝術之士不能由而做之，已發皇光大，而且賤之為器。器亡而道何存？可不痛哉！臺灣為海上荒島，其民皆閩粵之民也，其器皆閩粵之器

也。工藝之微，尚無足睹。然而臺郡之箱，大甲之簾，雲錦之綢緞，馳名京邑，採貢尚方，則亦有足志焉。…」這是第一次為工藝作志（雖然工藝這字眼在日本本土從明治初期起已使用多年，但在台灣本島則尚屬少見名詞，且自此時期為止也幾乎很少在正式文獻上出現過）。日文中的「工藝」字彙，在明治初期是專指手工業產品（如織品、漆器、陶瓷器等），同時混合著美術概念，所以後來也有美術工藝、經濟工藝等擴大分支的稱謂出現，至明治中期以後，隨著日本工業化的成長，「工藝」同時也開始代表著「工業」的部份意義，所以有「工業學校」、「工藝學校」等名稱的校名相繼出現。這裏連續所謂的「工藝」一詞，正是替當時的台灣手工業產品發聲之作，其中同時混雜著美術工藝品與產業工藝品的概念。只要不拘泥於字面上的完全一致性，這已可說是台灣木工藝產業「成形」的另類證據。此外，大正中期1918年（大正7年）開始出版的官方文書「臺灣工場通覽（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0、1927）」中，雖尚未正式記載工業項目，卻已有木竹蓼

草類別的項目出現，可見木工藝產業當時已借他種名稱形式躍上舞台。而至1923年（大正12年）的「臺灣大觀（樁本義，1923）」一書中，則出現將木工項目置於「工業」項下的「家庭工業」細目中的記載，可見至大正後期時，木工藝產業作為工業的一個項目已然「成形」之義（甚至此書裏前一年度的調查結果中，木製品產值僅只排列於米、茶、酒、酒精、鐵工業等項目之後，而在其他二十餘類的項目之前，可見其相當成熟的產業發展規模）。

當然除此之外，如能運用正式的產業統計資料，以彙整大正時期台灣木工藝產業發展規模的成長軌跡，就應該有較完整的產業「成形」之解讀實據。而這部份也是跟前時期最不同的資料運用特徵（前時期根本沒有這類資料存在）。主要運用資料來源為「臺灣總督府統計書（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1911-1926）」，並同時搭配各州廳統計書、統計摘要等相關報告書，以補較早期時資料缺乏不足之處，主要結果如表5、表6所示。

表5 台灣日治中期（大正時期）家具與木製品產業之家數與從事工人數一覽表

		臺北州 (台北、宜蘭)	新竹州 (桃園、新竹)	臺中州 (台中、南投)	臺南州 (台南、嘉義)	高雄州	臺東廳	花蓮港廳	澎湖廳	類別合計
1913年 (大正02)	家具業工廠數	167	132	248	171	43	7	5		713
	家具業工人數	322	258	471	421	61	11	40		1,584
1914年 (大正03)	家具業工廠數	118	141	255	188	47	12	2	2	765
	家具業工人數	341	274	483	424	109	33	13	5	1,682
1915年 (大正04)	家具業工廠數	219	146	297	—	45	—	—	—	795
	家具業工人數	338	294	633	—	101	—	—	—	1,808
1916年 (大正05)	家具業工廠數	164	165	304	185	89	13	1	4	925
	家具業工人數	469	359	575	436	129	30	2	11	2,011
1917年 (大正06)	家具業工廠數	170	171	327	205	99	—	—	4	992
	家具業工人數	418	368	702	458	166	—	—	10	2,203
1918年 (大正07)	家具業工廠數	170	196	259	209	104	6	6	3	953
	家具業工人數	505	445	596	455	177	8	8	9	2,203
1919年 (大正08)	家具業工廠數	177	202	289	216	123	16	7	3	1,033
	家具業工人數	550	466	667	478	212	22	8	5	2,408
1920年 (大正09)	木製品業工廠數	278	304	438	212	302	14	18	—	1,482
	木製品業工人數	1,039	662	821	346	378	16	20	—	3,281
1921年 (大正10)	木製品業工廠數	351	316	551	273	249	30	13	—	1,783
	木製品業工人數	1,131	633	960	584	433	47	17	—	3,805
1922年 (大正11)	木製品業工廠數	437	338	653	329	248	33	20	—	2,058
	木製品業工人數	1,241	634	1,219	580	463	43	27	—	4,207
1923年 (大正12)	木製品業工廠數	498	426	732	421	334	39	26	—	2,476
	木製品業工人數	1,447	807	1,403	676	588	50	42	—	5,013
1924年 (大正13)	木製品業工廠數	523	492	788	403	355	41	25	—	2,497
	木製品業工人數	1,523	931	1,591	663	630	55	35	—	5,180
1925年 (大正14)	木製品業工廠數	471	494	825 (2)	408	425	37	17	—	2,505
	木製品業工人數	1,432	1,016	1,695	685	753	48	22	—	5,316

資料來源：1913-1925年度臺灣總督府統計書、各州廳統計書、統計摘要中的相關資料，本研究整理。

註1. () 為使用電動機械的木工廠數量。

註2. 1920（大正9）年起行政區域重新劃分，宜蘭併入台北州、桃園併入新竹州、南投併入台中州、嘉義併入台南州。

表 6 台灣日治中期各州廳家具與木製品（含指物類、剖物類、箱類、桶樽類）之產值

單位：圓

年 份	臺北州	新竹州	臺中州	臺南州	高雄州	臺東廳	花蓮港廳	澎湖廳	合 計
1920 年 (大正 09)	1,122,936	263,037	391,355	244,349	208,674	5,050	9,789	—	2,245,190
1921 年 (大正 10)	1,154,197	297,291	457,038	453,448	198,537	11,594	32,870	—	2,604,975
1922 年 (大正 11)	1,312,683	338,905	513,179	373,460	193,300	14,923	41,077	—	2,787,527
1923 年 (大正 12)	1,300,322	356,896	655,414	392,731	246,900	15,647	36,606	—	3,004,516
1924 年 (大正 13)	1,314,087	388,613	727,022	427,055	314,497	11,425	53,640	—	3,236,339
1925 年 (大正 14)	1,486,839	436,323	867,103	527,068	348,397	8,465	57,156	—	1,373,135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第二十五統計書至第三十統計書，1920-1925，本研究整理。

表 5 的家具與木製品的工廠數、從事工人數自 1913 年（大正 2 年）起，各州廳統計書便已分開個別記載的相關數目，至 1920 年（大正 9 年）以後行政區域重新劃分，而成為表格所呈現的最後分類項目。之前的紀錄則視所合併區域加總記載。至於產值紀錄部分則至 1920 年（大正 9 年）以後，才有完整紀錄出現，故表 6 只呈現大正中後期以後的數值。

由表 5、表 6 所彙整出的結果，可看出三點特徵。第一，1919 年（大正 8 年）還只是家具類的單獨調查卻從此之後換成木製品（包含家具類、雕刻類、箱類、桶樽類等）的名稱，可見產業所屬成員規模的擴張轉變情形。第二，無論是工廠數、從事工人數，還是產值，皆可發現逐年穩定的成長趨勢，這代表著台灣木工藝產業已從落地紮根，開始邁向擴張成長的腳步，也是台灣木工藝產業「成形」在數字上所顯示出的實證。第三，各州廳的地區差異明顯，可以看出其間發展的不同程度。像台北州便獨占鰲頭，當時各項數據皆排第一，相對於現今台北卻甚少有何木工藝產業重鎮的印象，簡直無法等同比較（當然或許當時的台北州也包含宜蘭一地也是影響關鍵）；至於排第二的台中州有鹿港、彰化等現今也仍盛名遠播的木工藝產業重鎮加持，有此成果自然並不稀奇；至於第三名則在新竹州（含大溪、新竹、三義等現今知名地區）、台南州（含嘉義、台南等現今知名地區）、高雄州之間時有互換，顯示當時其實這些區域的發展還在成長途中，尚未具體成熟，所以各項數值的成長幅度也並不特別突顯。不過這也顯示出台灣木工藝產業的地方特性在此時期雖尚未具體化，卻已開始醞釀浮現的前景。

雖說台灣本地一直以來依靠外地輸入器物，不過本

地的木工藝工廠也在需求的日益成長下，在數量擴張，以及提供本地所需的產值提升上持續發展，由表 5、表 6 中已可知其成長變化軌跡。這項「產業」名目已然「成形」之說是從台灣產業整體上的觀察所得，至於從地方個體的工廠知名程度上也能一探其義。以下則是利用日治時期台灣的主要木工場紀錄（表 7），以及從後期工場名簿中所找出幾個大正時期所設立的地方著名木工藝產業工廠名錄（表 8），來加強此論述的說明完整性。

表 7 是大正時期台灣主要木工場紀錄，這是摘自於 1936 年（昭和 11 年）所出版的「木工工藝概論（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6）」一文中，有八張台灣木工藝產業相關紀錄表其中的一張。這其中記載著當時在台灣已相當出名的木工藝產業工廠之名號、經營項目及設置地點、設立時間等資訊。經歸納後設立於明治時期的有 2 間，設立於大正時期的有 13 間，設立於昭和時期的有 9 間。表示出大正時期所設立的著名木工廠數量是所有日治時期中的最大數量，佔約半數比例，足見大正時期木工藝產業「成形」的程度。並且這些著名工廠的大半皆位於台北州與台中州，可見這兩個地區木工藝產業的興盛榮景，也可以與前述產業統計資料上下呼應。

至於表 8 所示，則是各地區最早工廠設立紀錄之大正時期版本。許多後來著名木工藝產業重鎮之工廠設立最早正式紀錄皆記載其中，像大溪、桃園、三義、台南、高雄、花蓮等地區，可見這些地區木工藝產業的開始發展時期都是在 20 世紀初的大正時期。除家具工廠外，其他木工藝產業相關項目工廠的出現時期也大致在大正時期（除木車工廠出現於明治時期外），像是雕刻工廠、檯帽工廠等。這也再次證明大正時期的台灣木工

表7 日治時期台灣的主要木工廠一覽表

工廠名	所在地	主要生產品	事業開始年月與期間
森山木工所	臺北州臺北市濱町	建具、家具	1928年10月（昭和）
協昌茶箱製造工場	臺北州臺北市永樂町	茶箱	1931年5月（昭和）
陳泉益指物商	臺北州臺北市永樂町	家具	1910年9月（明治）
義興製箱工場	臺北州臺北市日新町	茶箱	1913年4月（大正）
新義發	臺北州臺北市日新町	家具	1927年1月（昭和）
進成商店	臺北州臺北市日新町	家具	1926年3月（大正）
金泉盛茶箱製造工場	臺北州臺北市日新町	茶箱	1921年4月（大正）
金盛發工場	臺北州臺北市港町	家具	1916年4月（大正）
德和茶箱製造工場	臺北州臺北市下奎府町	茶箱	1921年4月（大正）
木原工場	臺北州臺北市本町	家具	1919年10月（大正）
久保家具店工場	臺北州臺北市大和町	西洋家具	1918年4月（大正）
福岡洋家具工場	臺北州臺北市大和町	西洋家具	1928年1月（昭和）
橫山指物第二工場	臺北州臺北市新起町	家具	1919年2月（大正）
李火爐指物工場	臺北州臺北市園町	家具	1906年6月（明治）
陳合春茶箱工場	臺北州臺北市海山郡板橋街	茶箱	1915年4月（大正）
秋金家具店工場	臺中州臺中市錦町	家具	1928年12月（昭和）
天儀指物工場	臺中州臺中市錦町	指物（家具）	1921年9月（大正）
山崎屋指物工場	臺中州臺中市壽町	剝物（雕刻類）	1930年3月（昭和）
山中工藝品製作所	臺中州臺中市新富町	漆器	1933年4月（昭和）
株式會社臺中工藝製作所	臺中州臺中市新富町	漆器	1933年4月（昭和）
蔡儀和指物工場	臺中州彰化郡鹿港街	指物（家具）	1914年1月（大正）
蘇水龍指物工場	臺中州北港郡北斗街	指物（家具）	1923年2月（大正）
賜成洋家具店工場	臺南州臺南市白金町	家具	1927年3月（昭和）
指南指物工場	高雄州高雄市鹽埕町	家具	1925年12月（大正）
岡本組	花蓮港廳花蓮港街	建具、家具	1914年1月（大正）

資料來源：臺灣工場名簿，1936，pp.53-54，本研究整理。

藝產業遂已儼然「成形」之義。

產業形成一定規模才会有名目出現，其生產產品才能被當成可宣傳推廣的具體對象，這也是產業「成形」的具體象徵之一。而這類說明的具體事例，來自於後述迎神賽會所發展出的相關宣傳活動之中。

日人統治之初鼠疫流行，迎神賽會活動是當時民智未開之際，民眾最普遍運用於巡行街市、鎮壓瘟疫的好方法。而這項活動又因符合日人的利益（像商業宣傳方面），所以一直不斷持續下去。「臺灣日日新報」上全年刊載有關迎神賽會消息的數量，從1898年（明治31年）的51件，1913年（大正2年）的65件（尚變化不大），演變至1920年（大正9年）時，已快速成長至283件（7年內增加快5倍）（簡榮聰、謝嘉梁，

1997），足見這期間此類活動的快速成長趨勢。

從1910年代起，台灣各地每當遭遇長期經濟蕭條之際，就會有地方父老出面呼籲設法振興市況。其方法不外乎兩個原則：第一，創造人潮；第二，散播廣告。創造人潮的方法多運用藉名迎神巡幸，建醮數日以吸引善男信女來燒香頂禮，順便購買日常用品。至於散播廣告的作法，則是從1917年（大正6年）以後始見流行，如推出「假裝」大遊行，形式上則有藝閣、廣告隊、商品廣告隊、旗隊、音樂隊等形式。當時報紙上也云：「…茶商每舖擬出詩意一棚，欲駕他途而上。由是以思，屆期必有如荼如火之觀可知。…且點綴棚閣之物，亦宜有廣告的意味，乃見其佳。…若能意匠經營、富廣告的意味，點綴清淡，一棚可抵千百棚，常留後此榜

表 8 大正時期台灣各地家具、雕刻、木車工、櫥帽等工廠之設立時間紀錄

設立年	所在區域	工廠名
家 具		
1915 (大正 4 年)	大溪 (最早紀錄)	遠承家具製造工場 (林阿萬) 泉盛家具製造工場 (陳烏繪) 東興家具製造工場 (李阿番)
1919 (大正 8 年)	桃園 (最早紀錄)	和發家具製造工場
1921 (大正 10 年)	新竹州 (三義) (最早紀錄)	岡崎商店指物工場
1913 (大正 2 年)	台中州 (鹿港)	吳隨意指物工場 (影響後來鹿港木工藝產業傳承甚深的著名工廠)
1914 (大正 3 年)	台中州 (鹿港)	蔡義和指物工場 成益指物工場 (影響後來鹿港木工藝產業傳承甚深的著名工廠)
1920 (大正 9 年)	台南州 (台南市) (最早紀錄)	新和發指物工場
1919 (大正 8 年)	高雄州 (東港) (最早紀錄)	金泉德指物工場
1914 (大正 3 年)	花蓮港 (最早紀錄)	岡本指物工場
雕 刻		
1920 (大正 9 年)	台北州 (台北市) (最早紀錄)	本間木工場
木車工		
1898 (明治 31 年)	台北州 (台北市) (最早紀錄)	森茂木工所
櫥帽工廠		
1926 (大正 15 年、昭和元年)	彰化市 (4 間) 台南州下鯤鯓 (1 間)	

資料來源：昭和 4 年臺灣工場通覽 (1929)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29)，本研究整理。

樣，膾炙人口。…(簡榮聰、謝嘉梁，1997)」。這同時也能見得前期曾提及的「郊商」之居中提供運作。「郊商」從清代的海外貿易組織型態，進入日治時期後逐漸轉變成地方商業的經營組織型態，而在此類地方商業宣傳活動中著力甚深。並且同時期中，新型態的本地商人的崛起也有推波助瀾效果，如跟木工藝產業有深厚上下游關係的木材商人便是實例。像是「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1919)」1919 月 20 日「台南迎神盛況」中記載：「…先數日各商舖準備燦行諸事，均極忙碌，苦心用意，俾得各符其事，以昭廣告。…嘉義阿里山檜材商德豐號，係臺南人蘇有讓營業，挑選十三、四歲妙齡女子，裝入名宮女，步行手托化妝品，衣服麗都，殊為奪目。…」，以及 1920 年 5 月 8 日「迎鎮南

媽盛況 (臺灣日日新報，1925)」中記載：「…要不若材木商永森記之一杉片花旗較為上乘，旗幅以三色繪杉，每隻截作五吋六長。…聞四個木工師，經兩週間，晝夜鬥角鉤心而成。…」，皆可看出木材商人在此類活動中的積極參與程度，以及這類活動與廣告宣傳設計行為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同時也可得知他們與當時地方產業發展的緊密關係，且透過木工師傅製作藝閣製品，也呈現出木工藝相關工商產業之間的共生網絡連結。這是從地方社會工商團體人士的眼中所得見之台灣木工藝產業「成形」的另一種角度，而能從各種不同角度中去觀察台灣木工藝產業的「成形」，既可避免以偏概全，又可同時體會台灣木工藝產業複雜的全面性發展過程。

雖說上述活動的興起主要起因於 1918 年 (大正 7

年)第一次世界後的世界各國興起「保護主義」與「關稅壁壘」，使得台灣外銷產業遭受嚴重打擊，所導致的本島經濟不景氣原因之下的一種產業振興策略思考。但其實從此時期開始，台灣的地方意識也逐漸抬頭，其後約二十餘年間，台灣本島所舉辦的相關產業振興活動，逐漸成爲一種常態性活動。

5-2 從展覽與宣傳推廣活動中產生之台灣木工藝產品、產業「成形」的另類印象

在談論眾多的本時期產業發展相關論述後，至大正後期時，究竟當時日人又對這些似乎已發展有成的台灣木工藝產業產生出何種印象？首先便以1924年(大正13年)「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1924)」中的日本著名「農民美術」運動推動者山本鼎(註2)來台考察的相關心得，以及1925年(大正14年)「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1925)」中的台灣物產東京賣出報導，與相關展覽的展示內容，作爲本議題的開始。

山本鼎當時來台考察一個月左右，最後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留下八篇連載文章。主要文章一開始便談工藝分爲三種，產業工藝(考量可長期間生產、有經濟價值)、自用工藝(自家用器物自行製造)、以及純粹工藝(不計成本，只求完美)。隨即他便檢討舉出台灣的工藝仍處於未開化的幼稚狀態、製品幾乎皆從中國大陸輸入、本島並未存在像樣的產業工藝與純粹工藝、產業工藝，像家具、刺繡等物的技術價值低、販售通路少等等問題。雖然在這之後他也提及台灣的自用工藝發展比他想像中還好，但那也是指蕃人(原住民)工藝，而非本論一直作爲探討中心的漢人工藝。緊接著連續六天的報導文章，都在闡述如何將蕃人(原住民)工藝提升至產業工藝水平的各種方法論。然後在最後一篇才又回到本島人(主要指漢人)的產業工藝前途檢討，這裡面又以竹製品、蔴草製品、蔴製品等台灣地方材料蘊藏甚豐的項目爲探討中心，有關木材工藝部份只提及可以加強漆的塗裝技術，與以各種顏色產品來迎合四季需求的一小段內容。

綜觀上述，雖然台灣木工藝產業的產業發展至此時期爲止已有逐步上揚的擴展趨勢出現，但對日人而言，其對台灣本島既有的漢人工藝製品，似乎仍無法給予適當的正面印象評價，反而是原住民工藝的好印象一再被突顯，這其中是否有政治意味的因素影響尚不得而知。而近代許多台灣工藝史學者的著作中，只要是述及台灣

漢人工藝在日治時期的發展狀況時，也幾乎會一致表示此時期是台灣漢人工藝的衰微時期之主要原因，恐怕多半也是因爲受到類似因素影響所造成(學者會提及日治時期的部份漢人工藝受到日人打壓與抑制的影響，這應該也是類似因素之不同程度思考下的差異表現方式)。

不過雖說日人專家來台考察後的發表結果如此，但此時期的台灣工藝製品真的就如此搬不上檯面？其實同年度中，在日本東京曾舉辦過全國物產展覽會，藉展覽期間所留下的好印象，在當時由日人副島增市一派所經營的「臺灣物產商事合資會社」便接手展覽所遺留下的各項事物，並加強擴充整備，於1924年(大正13年)11月中旬，東京市外澀谷町道玄坂百軒店設立臺灣館建築，裏面主要經營深受日人好評的喫茶店，以及販售各種台灣特產物品，其中賣的最好的是簞笥(Tansu櫃)、其他家具製品、蔴草鞋等物品(臺灣日日新報，1925)。

而本時期的各式對外展覽活動，多半解讀成日人初統治台灣所展開的殖民能力印象展示，對日本本土的展覽也是同樣對自己人民宣揚極佳統治能力的印象，如1912年(大正元年、中華民國元年)時的「東京拓殖博覽會」，便是於日本本土首次展現日人當時所統治各殖民地於一堂之示範。而大正時期日人所參加海外各博覽會，或自行舉辦的國內大小展覽中，較重要且跟台灣有關者以表9列示出。這其中尤其於日本本土所舉辦的展覽會(這時期起於日本本土所舉辦的各項展覽會活動已幾乎皆由地方政府主辦)，經常都有台灣木工藝相關產品與材料的展出。像是1913年(大正2年)「明治紀念拓殖博覽會」(大阪天王寺公園)中所展出的台灣原住民、阿里山大杉木、檜木門、阿里山木材與製品(家具)、各類家具；與1922年(大正11年)「平和紀念東京博覽會」(東京)的木工製品展出等，皆是重要例證(劉融，2002)。1913年(大正2年)的「明治紀念拓殖博覽會」甚至還有小學生的旅行日記心得內容，可以拿來交相映證當時日人對台灣木工藝產業與材料、製品的初步接觸印象與喜好程度。

1913年(大正2年)的地理歷史部第二學年生「旅行記(地理歷史部第二學年生，1913)」中的有關類似記載，如：「…入口有阿里山的老杉，…原木剖舟，…指物(家具)類中以肖楠製成的器具頗多，像屏風等頗令人注目，…檜木門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非常美，…擺設有二十餘疊榻榻米的純日式附地板的房屋，上有大阪木材商組合出產的標記，材料是阿里山木材，相當華麗，…附錄，…第一，一般出品物(民間出品)，…」

表 9 日大正時期海內外重大展覽活動一覽表（台灣有島外參展或在島內舉辦有重大知名度者）

	年 份	展覽名稱
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	1915（大正 4 年）	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
	1925（大正 14 年）	萬國裝飾美術工藝博覽會
	1926（大正 15 年、昭和元年）	美國獨立 150 週年紀念費城萬國博覽會
東京拓殖博覽會	1912（明治 45 年、大正元年）	東京拓殖博覽會
	1913（大正 2 年）	明治紀念拓殖博覽會
	1914（大正 3 年）	東京大正博覽會
	1922（大正 11 年）	平和紀念東京博覽會
對台人（台灣本島）	1916（大正 5 年）	始政 20 周年臺灣勸業共進會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臺灣參展島外博覽會之研究，2002（劉融，2002）；展示臺灣，2005（呂紹理，2005），本研究整理

三、林產（67 件）：木材（肖楠、桐、樟、楠、樟、烏心石、茄冬、梓、檳榔等），…七工產（600 件）：各種指物（家具）類、蠟燭、落花生油、竹細工品、藤細工品、線香、…阿里山材坐墊、阿里山材檯門、阿里山材家具，…第二官廳出品物，…四林業及林產，…阿里山產原木、阿里山產車材，…」，另外一冊同時所寫的地理歷史部第三學年「拓殖博覽會見學旅行記（地理歷史部第二學年，1913）」中則也有相類似的記載。以上這些論述除加強前幾節有關大正初期阿里山林場開發成果豐碩的說法（阿里山材與阿里山材製品的出現）與證實當時的產業規模，以及一窺台灣總督府送去展覽的當時常用木材樹種與家具產物的名稱外，同時也可得見當時日人對台灣木材與相關木材製品的好感程度印象。而且有關工產物（包含家具）的定義也出現於此記載中，顯見台灣木工藝產業作為台灣工業項目類別定義的具體認知表徵。

至於此時期在台灣本土所舉辦的展覽活動，主要便是台灣總督府宣傳治理台灣二十餘年來主要治績之一大重點，這其中則又以 1916 年（大正 5 年）的「始政二十周年臺灣勸業共進會（Taiwan Industrial Exhibition）」為最。「始政二十周年臺灣勸業共進會」的主要目的之一，其實就是要展示台灣成為將來向華南與東南亞發展熱帶事業的「典範」，同時間且能夠吸引日資與人口移入。本展覽會除展示一些日本本土美術工藝品（日本畫）外，同樣也展出當時阿里山林場的出產林業材、物產，同時並藉由這項在本島展出的較大活動內容，來讓本地人認識台灣本島自產的木工藝產品、材料。同年間，當時中華民國福建省特派觀察員張遵旭來台考察，由他事後所著的「臺灣遊記（張遵旭，

1916）」一書中所示，「…十四日，上午九時偕陳君傑生、洪君禮修及臺灣總督府池部屬員、臺南廳牧野屬員視察共進會。…查該會為臺南、嘉義、阿猴三廳所組織，借用臺南第二公學校之新校舍為會場。…公學校之中分為四所：一為農產園藝器陳列所，二為林產、水產、礦產品及工藝品陳列所，三為工藝品陳列所，四為參考品陳列所。…第五部林產區，為木材、竹材、林業種苗、林業副產等類，…第八部工藝品區，為砂糖及糖蜜酒類、…染織品、筵席品、指物及家具、藤及竹細工、金屬細工品、陶瓷器、染料、顏料、…製造品以砂糖為最優，其他製造品尚屬幼稚時代。此物品之優劣也。…十九日，上午九時，謁嘉義廳長。旋參觀竹器製造傳習所。是所為官紳合辦性質，學生僅數十人，男女合班教授。製造品頗覺精緻。…」之一文內容中，可以得知當時指物家具與工藝品名稱之間其實已有連帶關係，以及中國來台人員對台灣工藝製品也跟後來的日本來台考察人員一樣，其實沒有多大好感之事實。而這種專家官員與平民之間對於工藝器物的看法差異，或許多半也顯現出對待工藝器物的基本觀感與使用心態上的認知差距。

不過由以上內容也可知，或許專家所述說詞只是代表著某種時空下的一方意見，而並非所有人的看法盡皆如此。像這樣台灣木工藝產品連在日本都開始有回銷管道，而且還頗受歡迎一事來看，本時期的台灣木工藝產品倒不是那麼一無是處，反而所呈現出的是正在蓬勃發展途中的情景，所以在此便將此現象藉案例具體說明，但並不期望在意識型態上繼續延伸發展（應該說那已是另一種目標議題）。這其實是一種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經常會出現的實景（包含現代也是），象徵著平時一般

人多半會認為台灣本地基本產品的水平不高（比較於認知上的較先進國家、地區），而有待積極提升自我實力；但相對地同時間中，本地其實還是存在某些可以積極推銷並向外地宣揚販賣的既有高水平產品。這並不是什麼自相矛盾的共存現象，而是社會中多元人群之不同認知作為下的必然產物。

六、結論

6-1 台灣木工藝產業用料上的變化與影響

日本治理台灣，在歷經明治時期約 20 年間的期間，為求更快瞭解這新統治的土地-台灣，而展開大規模的全島性土地、林野、社會舊有風俗習慣等調查的實施。這其中對台灣木工藝產業影響最大者，莫過於藉由這些調查而發掘出台灣本島所蘊藏的豐富林產。之中又尤以對後來台灣木工藝產業用材習慣有極大影響力的檜木採伐與使用的展開最為重要。

台灣檜木的發現，以及相繼而來的 1912 年（大正元年，也是本時期的開始時期）陸續開始的林場開發、檜木採伐，皆揭示著台灣木工藝產業的用材習慣中開始加入新種類，這是一個長期習慣養成的重要開始起點。雖說檜木的發現與採伐使用，是本島獨自的地方環境特性與日人既有的使用習慣所帶起，而非中國原鄉早期便已傳入的既有習慣。但在日人大肆推廣檜木特性、使用用途，以及製作產品上的各項好處後（如「臺灣材」一書所示），台灣身為日本屬地，自是無法自立於外，而也必然會逐漸開始欣賞與使用起檜木材料，並將其運用於各項木製產品的製作上，這便是本地人木工藝產業匠師與檜木原料接觸，使用檜木原料製作器物習慣養成的原初時期，而這也是本時期台灣木工藝產業相關變化上的重要時代性特徵之一。

6-2 台灣木工藝產業製品風格上的混合轉變

當然相對於此時期，因為日人的喜好而開始大量採伐檜木並回銷本土而言（原料輸出），在本地的木材與木製產品的供應上則延續前期一般，仍是相當依賴從中國大陸與日本的輸入品（製品輸入）。這一類描述自然也是台灣在尚未走向工業化之前，經常被用來當作殖民母國榨取殖民地的相互關係之強調論述（但不是本文的討論主題）。而也因此流通走向，當時在日本本土也才流行不久的日洋風格混合式，以及日本式的家具、器具

等，也隨之開始進入台灣本土（如「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各類廣告所示），影響台灣人民使用家具、器具的既有習慣。

這影響的連鎖反應，自然便如同清治時期談論中國大陸匠師來台工作，之後落地生根的前例一樣，日式、洋式家具的進入台灣，帶來的當然不只是現成產品的輸入販售，而是連帶影響著日式、洋式家具、器具的製作工廠之本地落地生根，以及逐步走向在地化的發展過程。這從如「合資會社臺灣木工場型錄」一書中所展現的場景便可一目了然。這書中甚至也同時提示著台灣木工藝產業逐漸走向機械化生產腳步的開始。

6-3 台灣木工藝產業的成形

「新用料的出現」是此時期延續前期歷史下的產物，再加上原本日人喜好檜木、大量使用檜木的影響，檜木也就同時開始滲入台灣木工藝產業用料的可選擇項目中，且在台灣木工藝產業「成形」的腳步上，提供因新材料使用所逐漸可能的新商機塑造，而間接協助台灣木工藝產業的穩定成長。至於台灣本地木工藝產業的數量與產量穩定「成形」發展，這項同樣也是此時期一項重要的時代性特徵，自是有「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的統計資料可資佐證，這當然從各項統計報告開始統計此類項目，與相關書籍中的工業、家庭工業項目、木工、木製品等專業詞語的廣泛使用（相比於前期仍未廣泛使用的情景而論）情形中，便可知台灣從本時期開始的木工藝產業發展「成形」實況。而台灣木工藝產業的「成形」，其實也可從台灣各地地方木工藝產業的發展情景上得到間接印證，像是地區性產地的名聲崛起（如鹿港、宜蘭等）；或是現今許多廣為人知的著名傳統木工藝產業所在地（如大溪、三義、鹿港、台南、高雄、花蓮等），皆是從此時期開始，出現著名木工廠的名號記載（如「工場名簿通覽」、「臺灣工場名簿」中的記錄等，其設立時期皆僅於明治時期的台北、台中大甲清水地區之後），上述事證皆可說明此項論述的確實性，而這論述自然也可視為是本時期的一項重要特徵。

就如第二章所述，此時期也正是日本本土「經濟型工藝（產業與工藝概念結合的開始）」觀念醞釀而出的重要時期，而這也是木工藝產業這類產業「成形」上的一項間接性影響因素。地方木工藝產業的成形與茁壯，代表著相關木製品製造與使用量上的成長，這從「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的統計數字中逐年增長的販售額上已能具體瞭解，同時也是產業「成形」的另一項具體表

徵。

6-4 本地人士與外地人士對台灣木工藝產業的相關產品、產業之印象差異討論

而各地方木工藝產業透過宣傳遊行廣告活動，便能夠加速促進相關產品的銷售量成長，也是從此時期起經常被運用的基本促銷法則（「臺灣日日新報」報導）。雖說此時期從中華民國與日本來台的地方官員、專家的考察心得中（「臺灣遊記」與「臺灣日日新報」中山本鼎的相關心得報導），仍可得見其對台灣木工藝產品所留下的印象不是甚佳，但相對地從台灣木製品屢屢參加海內外博覽會、展覽會活動，以及能夠至日本東京出店販賣（「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等相關事項上而論，已可察知台灣木工藝產業、產品的基本印象其實已在逐漸建立的過程中。顯示出站在專家或外來觀察者的角度所透露出的指導性批判思想，不見得會跟民間所實際運作的形象類同於一處，甚而常會有反道而行的實際狀況產生。這是社會現象中經常會發生的真實情景，有時卻也因此增添歷史因果關係判斷上的不確定性。

台灣在歷經 20 年左右的日人統治之後，各項傳統手工業的項目，也在日本本土全面性展開工業化發展的腳步下，逐漸形塑出「產業」的形態規模，木工藝產業便是其中一例，而這項變化特徵也可視為是台灣木工藝產業在日治中期時的另一項重要代表性特徵。

註釋

註 1：連橫所著「臺灣通史」出版於 1921 年（大正 10 年），雖以清代各項史料整理解析為敘述中心，但本段落所引用內容來自於該志「廣術志」篇「木之屬」項目中。該段落甚至直接註明「臺灣地處熱帶之地，林木之多，指不勝數，…。往者英人瑞祿來游南北，曾撰臺灣植物志，已為森林之富，得未曾有，且多有用之材。余亦好游，數入番界，跋涉溪谷，佳樹茂林，每為考究，故得略知梗概。是篇所載，多屬目達，參以群書，表其作用。…」，可知本段內容所述，多屬本時期的景象。

註 2：山本鼎（1882-1946）。生平的重要事蹟有兩項。一是自由畫教育運動，是有鑒於大正時期的兒童美術教育皆只是忠實地模仿教科書來決定成績的教法，而決定與日本教育界對抗，提倡讓兒童自

由描繪其想畫的圖畫之自由畫教育。另一項便是農民美術運動，是其在俄羅斯看到當地的農村工藝品後所引發聯想，日本的農民也可在冬天農閒期之時，從事農村工藝品的製作販賣，以豐富農民生活之一種精神思想上的運動推行，推行之初 10 年在日本全國各地頗有影響力，不過卻因為 1931 年滿州事變後日本開始陷入長時間戰亂期的影響，這類屬於和平時期產業的農民美術被仇視，並逐步崩解，至二戰以後也未能復甦。現在在日本，尊崇農民美術運動思想的個人作者尚有部分存在，至於組織的話，便只剩日本長野縣農民美術聯合會而已，不過研究山本鼎農民美術運動的研究文獻在日本則是相當多。此外，現階段在長野縣上田市尚有山本鼎紀念館的開設，是瞭解山本鼎一生事蹟的最好入門管道。其紀念館的網址是 <http://museum.unic.ueda.nagano.jp/kanae>。

參考文獻

- 1、王世襄，1987，〈明式家具珍賞〉，藝術圖書公司；1989，〈明式家具研究〉，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2、片岡嚴，1921，〈臺灣風俗志〉，pp.1145-1167，臺灣日日新報社。
- 3、成田壽一郎，1995，〈木工指物〉，pp.74-86、p.100，理工學社。
- 4、竹原あき子、森山明子監修，2003，〈日本デザイン史〉，p.22，美術出版社。
- 5、地理歷史部第二學年，1913，〈拓殖博覽會見學旅行記〉，pp.10-21。
- 6、地理歷史部第二學年年生，1913，〈旅行記〉，pp.6-20。
- 7、合資會社臺灣木工場，1921，〈合資會社臺灣木工場カタログ〉，pp.1-16，合資會社臺灣木工場。
- 8、呂紹理，2005，〈展示臺灣〉，pp.215-235，麥田出版社。
- 9、林作新，2005，「中國傳統家具的原材料」，〈木工家具雜誌〉254 期，pp.29-35，木工家具雜誌社。
- 10、連橫，1921，〈臺灣通史〉，pp.539-544，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11、張遵旭，1916，〈臺灣遊記〉，pp.48-54，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12、椿本義，1923，〈臺灣大觀〉，pp.403-405，大阪

- 屋號書店。
- 13、農商務省山林局編纂，1912，〈木材ノ工藝的利用〉，pp.302、310、328、598-599，大日本山林會。
 - 14、臺灣日日新報，1914，“檜材開始販賣”，〈臺灣日日新報〉第4940號（1914.3.13）2版；1914，“阿里山作業所”，〈臺灣日日新報〉第5176號（1914.11.14）2版；1914，“阿里山作業所（二）”，〈臺灣日日新報〉第5177號（1914.11.15）2版；1915，“阿里山材與建築界”，〈臺灣日日新報〉第5312號（1915.4.5）4版；1916，“搬出新檜材”，〈臺灣日日新報〉第5982號（1916.2.24）；1916，“木造船舶建造”，〈臺灣日日新報〉第6130號（1916.6.25）；1918，“製艦與本島檜”，〈臺灣日日新報〉第6310號（1918.1.18）；1918，“阿猴神社工事”，〈臺灣日日新報〉第6514號（1918.8.10）；1918，“籌運神宮用材”，〈臺灣日日新報〉第6545號（1918.9.10），臺灣日日新報社。
 - 15、臺灣日日新報，1924，“有望なる臺灣の工藝的產業”一～八，〈臺灣日日新報〉第8614號（1924.5.10）至第8622號（1924.5.18）；1925，“東京でよく賣れる臺灣の家具製品”，〈臺灣日日新報〉第8877號（1925.1.28）5版，臺灣日日新報社。
 - 16、臺灣日日新報，1919，“臺南迎神盛況”，〈臺灣日日新報〉第6767號（1919.4.20）；1925，“迎鎮南媽盛況”，〈臺灣日日新報〉第6970號（1920.5.8），臺灣日日新報社。
 - 17、臺灣總督府營林局，1916，〈營林局事業一斑：林業要覽〉，pp.79-81、143-151，小塚商店印刷部。
 - 18、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0、1927，〈臺灣工場通覽〉（1918-大正7年版與1925-大正14年版），pp.154-162，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 19、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6，“木工工藝概論”，〈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工業彙報〉第八號，pp.53-54，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 20、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務課，1918，〈本島用材（建築用材及器具用材）及薪火財之供需與造林獎勵〉，pp.1-4，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務課。
 - 21、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29，〈臺灣工場名簿〉（1929—昭和4年版），江里口印刷工場。
 - 22、臺灣總督府編，1916，〈臺灣事情〉，pp.337-338，臺灣總督府。
 - 23、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營林所，1925，〈臺灣材〉，pp.1-9，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營林所。
 - 24、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調查課，1911-1926，〈臺灣總督府第十四統計書〉至〈臺灣總督府第三十統計書〉，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北印刷株式會社、松浦屋印刷部、小塚印刷工場、臺南新報社印刷部、小塚本店印刷工場。
 - 25、諸葛正，2003，“鹿港木工藝產業木材用料的演變”，〈設計學報〉第八卷第三期，pp.1-16，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 26、劉融，2002，〈日治時期臺灣參展島外博覽會之研究〉，pp.91-105，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27、簡榮聰、謝嘉梁主修，1997，“文化篇”，〈臺灣近代史〉，pp.216-231，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誌謝

本論文乃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感謝國科會對本研究計畫之經費補助，僅此致謝。計畫編號（NSC92-2411-H-324-005、NSC93-2411-H-324-001、NSC94-2411-H-324-002、NSC95-2411-H-324-003）。